

南诏史论丛

Series of Discourses on Nanzhao History

②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印

1986

目 录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

- 问题……………白族 杨永新 赵寅松 (1)
- 南诏和白族的几个问题……………白族 王云辅 (18)
- 夔人是白族的先民质疑……………白族 张 旭 (50)
- 南诏河蛮大姓及其子孙……………白族 张 旭 (64)
- 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彝族 李朝真 (85)
- 大理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田怀清 (94)
- 弥渡几座古城遗址考……………张 昭 (111)
- 古战场——下关……………李锡恩 (119)
- 谈云龙境内的摆夷为阿昌……………田怀清 (129)
- 云南石钟山新发现
- 大理国造像题起……………夏泉生 (136)
- 法藏寺古经卷清理杂记……………杨延福 (145)
- 北汤天法藏寺的经藏……………董国胜 (154)
- 明清白文碑漫话…………… 祐 (159)
- “囡”字在云南的流考释…………… 楠 (172)
- 佛教密宗在白族地区的兴
- 和衰落……………白族 张 旭 (177)
- 漫话大理古塔……………彝族 李朝真 (186)
- 从大理的塔多
- 看到苍洱间的古代文化……………杨汝恕 (199)

道教在大理的传播和影响.....	吴 棠	(206)
巍山南诏古遗址和古寺观.....	彝族 王丽珠	(220)
鲜于仲通生平事迹述评.....	黄宗谷	(243)
白族文身考.....	田怀清	(254)
试论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	白族 张锡禄	(265)
论白族古老盛典		
“火把节”	白族 张锡禄 张 了	(283)

(主编) 张 旭

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

杨永新 赵寅松

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争论较多，有氏羌说、傣族说，最有影响的是彝族说。笔者认为南诏王室和清平官、大军将并不存在两种民族成分的构成问题，在南诏政权建立之前，在洱海地区有众多部落，随着南诏的统一，这些部落就形成了同一部族的共同体——白族。本文拟就此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从张乐进求逊位细奴逻等看南诏王室的族属

南诏先人，源于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子女。九隆兄弟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的记载几乎如出一辙，惟改“沙壹”为“沙壶”，并说“南诏昆明祖之”。剔除其荒诞的成分，这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历史线

索：第一，九隆时代是哀牢夷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第二，哀牢夷是洱海地区昆明族的先人，他们因种族繁衍，“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①南诏是他们中的一个支系，到唐初，开始活动在巍山一带，势力逐渐强大，其社会形态尚处在部落联盟向阶级社会过渡，并不断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张乐进求逊位细奴逻的传说应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张乐进求，很少见于正史记载。《白古通记》中说：“战国时，楚庄王据滇，号为庄氏。汉元狩间，庄氏后有尝羌者，与白崖主争衡，武帝乃立白人仁果为滇王，而僇氏绝，仁果传十五代，为龙佑那。当蜀汉建兴六年（事在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酋长，赐姓张氏。遂世据云南，或称昆弥国，或称白国，或称建宁国。历十七传，当唐贞观世，张乐进求以蒙舍酋细奴逻强，遂逊位。”②它书还有这样的记载：“先是细奴逻同其父龙迦独避难，从哀牢山至蒙，耕于巍山之麓。细奴逻数有神异，孽牧繁息，部众日盛。时张乐进求为云南大首领，因祭铁柱（按：弥渡遗址尚存）。铁柱者，武侯所立，岁久剥泐，进求重铸之，既成，合酋长九人，祭天于柱，细奴逻与焉。有鸟五色，飞集于柱，久之又飞憩于细奴逻左肩，众以为异。如此者十八日，鸟乃去，于是众心咸归，张乐进求妻以女，且逊位焉……。城龙圩图山上，号大封民国，称蒙舍诏。”③这段文字，看起来荒诞不经，但给我们探讨张乐进求和细奴逻的族系提供了某种线索。

过去人们对“白子国”是否存在的问题颇有异议，有的根本否定有“白子国”。今天，随着弥渡白王古城遗址的发

现，“白子国”的存在，应该是肯定的。当然我们还不能断言，“白子国”已具备了国家的性质，但作为一个部落联盟的存在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乐进求的逊位显然不单纯是一个神话故事，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关于古代部落酋长的更替，都要举行庄严的盛大集会，全体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男女老幼都要参加，进行民主选举，中国历史上把它重笔渲染推重为“禅让”。很清楚，张乐进求的逊位正是通过一次盛大庄严的部落酋长联系会议，经过民主选举与罢免而转让的。即：在铁柱前举行一年一度的部落酋长会，细奴逻作为蒙舍的部落酋长前来参加，张乐进求让位后，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将以金鸟作为图腾衣饰的象征权力的衣裳披在细奴逻肩上。古代部落联盟是按种族、氏族、部落繁衍分支自然形成的，它有严格的界限。显然张乐进求和细奴逻应属同一氏族系统，否则细奴逻既无资格参加部落酋长会议，更不可能接受张乐进求的“禅让”。

过去论者常常引证樊绰《蛮书》中“六诏并乌蛮”和《新唐书·南诏传》中“南诏乃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为论据，又置“别种”二字不顾，简单地将乌蛮和彝族划等号，以此来证明南诏王室是彝族。且不论乌蛮和白蛮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用于民族称谓（对此许多同志已有精当论述，兹不赘述），仅就这句话本身来解释也很难得出六诏即乌蛮，乌蛮即彝族的结论。南诏故地几乎囊括整个滇西，既然六诏即乌蛮、乌蛮即彝族，那白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怎么到南诏时期会突然冒出一个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白族，进而占据了南诏的清平官、大军将等所有重要位置呢？古人

由于史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如同我们现在这样去作认真的民族识别，但古人仍意识到六诏和乌蛮不能等量齐观，所以用“别种”二字，以示区别。值得珍视的是李一夫同志在《南诏王室族别初探》一文中，征引了与南诏同一时代的西藏《墀都松墀德宿藏传略》称：“在南边的底地国土中有章地的一部称为白蛮，他们的国君有许多人民，但是在告诉他国家的广阔，富庶的长久的看法，白蛮国君阁罗凤，即时对他致敬”。并进而推断说明洪武年间云南第一布政使司张统在他写的《荡山寺记》中称“蒙、段二氏皆白人”是有依据的。④这些记载都是别的民族古人做的，特别是吐蕃，它和南诏的关系至为紧要。天宝之战以后，双方曾结为兄弟之国，接触频繁，又是紧邻，这些记述应该说是可信的。联系南诏历代国王多次自称“大封民国”、“大封人”，“古读‘封’如‘帮’，‘封人’或‘封民’即‘白人’或‘白民’”。⑤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有的同志为了坚持南诏王室是彝族，又要照顾南诏王室后来在彝族中后继乏人的问题，就提出了南诏王室彝族白族化。这有没有可能呢？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民族之间的同化和离异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主要指民族的个体而言，如果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它具有很顽强的稳定性，要想将它彻底征服是比较不容易的。欧洲人征服美洲，采取野蛮的种族灭绝政策，对印第安人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但作为一个民族至今依然存在。南诏时有三十七部，直到明代仍见于记录，同样证明一个部族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根据我们实地调查，姚安、祥云、弥渡等地是历史上白族聚居、繁衍的重要地方。洪武十四年，明军打开大理，大规模进入云南后，对大理实行屯田包围的形势，沿弥渡、祥云、鹤庆、宾川设

置了无数的“营”、“屯”包围圈，进行屯田军垦，实行强制同化。在鹤庆至今还流传着“逢屯必汉，逢村必白”的说法。因此在姚安、弥渡等地，原先众多的白族居民不见了，被融化在汉族居民当中，祥云、宾川还零星剩下一些白族村寨。但在白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大理，却不是汉族同化了白族，而是相反。如大理的上下湾桥、上下波罗旁、北五里桥都是明代进来的汉族军户，由于长期与白族错居杂处，婚娶往来，有的已完全白化，有的形成了白族话开头，汉话结尾或者汉白两掺的白族。在少数民族受压迫歧视的历史时代，诚然也有一部分白族知识分子为了在仕途上争一席之地，有时也把自己的家谱改为汉族，但自然的法则依然是个体的异族人常常能较快地融合进当地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大理南甸中村的张家是昆明来的汉族职工，剑川欧家是内地到剑川做官的，现在都是道地的白族了。解放前说“剑川无汉”，不是无汉，而是融合了。这些例子无非证明：融合民族的个体是容易的，也是正常的，但要融合一个民族是困难的。如果信如某些同志所说的，南诏就是彝族，那么在当时云南彝族不是少数，怎么能设想如此强大的彝族一直作为云南的一个重要民族延续下来，而仅作为南诏王室的彝族却白族化了呢？南诏曾经雄踞西南，统帅六诏，唐王朝加以注目，吐蕃不敢小窥，声威远播东南亚，但至今仍未发现用彝文记载的南诏王室的谱牒，这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此外，在南诏发展史上，许多派遣到唐和吐蕃的重要使节都是人所公认的白族大军将、清平官。他们在南诏政权的内政外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蒙法时，“遣宰相赵隆眉、杨奇混、段义宗朝行在，迎公主。高骈自扬州上言：

‘三人者，南诏心腹也，宜止而鳩之，蛮可图也。’帝从之。隆眉等皆死，自是谋臣尽矣，蛮亦衰”。⑥过去论者常常引喻蒙古族和女真族入主中原，利用汉人作官建立起强大政权，来证明南诏王室是彝族而广大臣民是白族。表面看来，的确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少数，他们的朝廷中也有汉族官吏，州、县两级政权多半委之汉人，但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主要军政大权是绝不委诸异族人的。清朝后期稍有变更，那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结果。

二、南诏多数地名为白语给我们的启示

白语是白族共同的通用语。洱海地区是白族自古以来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一般喜欢近水居住，从事农耕，栽培水稻。在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的集市，如大理三月街、邓川渔潭会等。赵式铭在《云南白文考》一文中曾说：凡滇西人相接，一操白文，辄曰：我白子一家也，则皆喜，若故交者，其远而益亲如此。”⑦问题是南诏时期通行的语言究竟是彝语还是白语？对当时语言保存较丰富的《蛮书》卷八载：“言语，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賧，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高、阁也。诺，深也。苴，俊也。”持南诏通行白语说的同志解释：“虎为罗，州为賧，带为佉苴，饭为喻，阁、高也，苴、俊也等，直到现在的白语中都是这样。”“如盐，白语叫‘闭’，‘宾居’叫‘闭更’[pi]kw]；南诏劝利晟呼王嵯巂为大容，白语兄弟叫容胎[Zu]the+]”⑧大容就是大哥，至今依然。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说：“昔人

谓夷别音、在音不在字，华别字、在字不在音，理则然。”在此剖析南诏几个地名，以资南诏通行白语说的佐证。

关于“诏”的含义，长期以来论者多引证《新唐书·南诏传》中“夷语王为诏”来解释。有的同志进一步推论：

“氏族曾称王为诏，六诏地近氏族，而符秦势力曾经远达川滇，称王为诏，自不足怪也。”^⑨近来有的同志对“诏”字的含义作了深入的调查和新的探索，认为“诏”字的本义应该是指组成“群”“伙”的氏族、部落、部落集团。^⑩笔者认为“诏”是白语，意为“一片地方”。在今天的白语中，“诏”的用法仍很普遍。如称“一片荞子地”为“古诏”〔kV卜 ts ao卜〕，“一片麦子地”为“孟诏”〔mw卜 ts ao卜〕，“一片开荒地”为“坑（去声）诏”〔khw卜 ts ao卜〕，不胜枚举。因此，“六诏”原意指“六块地方”，“六片地方”，或者是“六个人群居住的地方”。南诏在诸诏之南，所以叫“懒诏”〔nα zαu〕。又，白语叫巍山为“闷火”〔mw卜 ho卜〕，巍山为南诏故地，蒙氏主之，因此闷、蒙变音，指的就是蒙姓。“火”即聚居集团，和“诏”意相同，也与“家”、“氏”相通。后来这些聚族而居的氏族开始向部落或部落联盟过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称王称尊，“诏”就开始由地理概念变成了包含象征权力的“王”的意思，难怪汉文献后来把“诏”与“王”混为一谈。又以逗賧诏为例，显然是指“盛产豆子的地方”。白语的“等”〔tw卜〕就是豆子，“等”“登”同，后来改称邓川也还是出产豆子的坝子之意，与逗賧之意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足证“诏”的本意是“一片地方”。也许有人会问，在白语中，“賧”为“川”的解释已成定论，“逗賧”本身就含有“产豆子的坝子”之意，怎么会把坝子

和地方重复呢？其实在白语中，“赅诏”相连的说法并不少见。从严格意义上讲，“赅”与“诏”是有区别的。“赅”一般泛指坝子；而“诏”则专指坝子中的某一部分，也有一群人居住的意思。

由此可见，“诏”本意非王是很清楚的。今天白语中“王”、“头目”一般叫“秃等”〔thoŋ twɔ̄〕，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上溯说南诏时也是如此称谓，但也没有表现出“诏”即“王”的痕迹。《新唐书·南诏传》载：“元和三年，异牟寻死……子寻阁劝立，或谓梦湊，自称‘骠信’，夷语君也。”《资治通鉴》称浪穹诏主为“时傍昔”，李京《云南志略》中载：“蒙氏名细奴逻，城蒙舍之龙圩图而都之，自称奇王，云南建国称王始此。”笔者认为，南诏语中的王可能是“信”“昔”，而“信”、“昔”、“细”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译写，因为在今天白语中，称祖先为“细武”〔ɕiŋ yvɔ̄〕，他不确指一人，泛指一过世的列祖列宗，寄托着尊敬和崇拜，这样解释似乎更近情理一些。

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輿纪要》西洱河条中说：“西洱河亦名洱水，以形如抱珥也。一云，如月生五日。亦曰洱海，亦曰西洱海，杜佑谓之昆弥川。”其实，洱海的“洱”字也是白语。大理白族叫洱海为“耳稿”〔ɛ 兀ɔ̄ koŋɔ̄〕，“耳”是指下边，“稿”（去声）指江河和海。“耳稿”就是“下边的海子”。白族一般以水流方向定上下，苍山十八溪注入洱海，所以称洱海为“耳稿”。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仍有冬如“耳稿”〔toɔ̄ svɔ̄ ɛ 兀ɔ̄ koŋɔ̄〕的说法。“冬”是指上面的意思，“如”是山，“冬如耳稿”意为“上山（指苍山）下海（指洱海）”。此外，如喜洲叫“狼筒”〔xwɔ̄ ɕɛɔ̄〕，是意译；鹤庆叫

“恶凯”，意为鹤在的地方；浪穹叫“老后细”〔ic卜 ho 1
ŋi 1〕，意为水冒出的地方；“红岩”原名叫“白崖”。从
这些地名的考察，无不说明这些地方是白族土生土长的故
土。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新唐书·南诏传》都记载：
“昆明国，一曰昆弥，西南夷也，在爨之西，以洱河为界，
即叶榆河也。”《读史方輿纪要》中也说：“赵州（今凤
仪）南十四里，本名昆弥山。明初，平西侯沐英过此，更今
名。”（指定西岭——引者），由此可知，“弥渡”〔mi 1
tu 1〕一词是白语，汉语意为在昆弥岭的东边。过去对“昆
明”一词的解释多有歧义，其实，“昆明”、“昆弥”是今
天白语“稿米”〔koc卜 me 1〕的变音，意为住在海边的人
群，说明这些地区都是白语活动的主要地区。

语言，是一个民族相异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
日常用语往往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容
易更新，改变其最初的面貌。惟独地名，若无重大的外界因
素，如沐英进兵滇西而改昆弥岭为定西岭，王莽镇压獋人起
义而改胜休县为胜藪县外，往往能较原始地保留下来。特别
是白语，因本身没有文字符号可供记录，历代口耳相传，较
容易保持古音古义。所以对地名的剖析，更能提供我们一些
有用的历史线索。

在此，有两个问题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一、所谓白蛮语
言最正，蒙舍蛮次之，它是和什么语言对照而言？不论以汉
语对照，或指白语的正次，都表明从语言上说白蛮和蒙舍同
操一种民族语言，只不过因为所处地点不同而有正次的微小
差异，若说蒙舍蛮就是乌蛮，又与白蛮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不
是不可思议了吗？二、关于白语的问题，议论也很多，有的

说是古汉语，有的则说是彝汉两语的混合，有的甚至求出其中的百分比，这些探索研究，不是没有益处，事实上白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词汇，这是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语言发展的正常现象，但绝不可否认的是，白族仍有自己的基本语言和词汇，有自己的文法，这是区别于别的民族的特点。

共同语言的形成根源于共同的经济生活。根据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近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物以及最近下关大长屯古墓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第一，洱海地区早已种植水稻，人们早已定居。司马迁“毋常处，毋君长”的记述，不能概括洱海地区的全部历史状况。第二，从元谋人的发现，证明云南这片地区，早有人类先民栖息繁衍，并不是真空，洱海地区，自不例外。因此，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中“皆氏类也”一语，就推断出这里的先民都是氏羌之属，而且是从西北迁徙来的说法，已为出土文物所推翻。第三、庄蹻王滇西迁而成为白族先民建立南诏说，根据近年出土文物证明，滇文化和洱海文化显系两种文化系统，从而使这种论点也无法成立。第四，根据古迹地名、出土文物，白族的先民繁衍就在古昆弥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洱海区域。至于“僰”“白”混淆，始于李京，李元阳已加以纠正，只是李元阳又将“僰”字加在傣族头上，不能不是一个错误。

三、本主信仰及其他

“本主”一词，是白语“武增”〔y a 〕zw 〕的意译，即“我们的主人”。它在白族地区是一种与儒、释、道的信仰并行不悖的一种特殊的信仰，也是人所共认的白族宗教信仰相异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有的几村供奉一个，有

的一村独敬几尊，他们是“神”，主管迎生送死和死去的人的阴魂，还可以主宰人们的吉凶祸福，赏善罚恶；他们又有“人”的秉赋，同样有七情六欲，离合悲欢，结婚恋爱，繁衍种族。相传大理河矣村的本主巡河大帝，夜间出去幽会，被人们捉奸，逃跑时裤子都来不及穿。又传龙龕村本主追风勒马景庄皇帝与丰呈庄的女本主相恋，因此丰呈庄本主庙北墙不能修好，以利他们往来，这哪有一点神的尊严呢？值得注意的是，在白族本主中有许多原来就是南诏和大理的国王、清平官或大军将。白族人民将南诏历代国王当本主供奉，没有文化渊源恐不可能。在洱海凤羽的南边，有几个村子信仰的本主叫大黑天神，他本是佛教的护法神，当地人说他的世俗名字是阁罗凤，封号是“弘道圣帝”。他“在世为国王，在庙为本主，在寺（指本地的鹤林寺——引者）为坛主”。有一副专门颂扬他的对联写道：“溯厥帝源流，读史采风，在昔膳楚□开，奠安夔国，诚纬武经文，聪明正直超六诏；考诸王世系，由神封圣，而今阴阳燮理，辅翼南坛，允佑民弘道，威灵显应障全滇。”此外，咸丰《邓川州志》中也记有：“土登土主庙，旧志云蒙氏酋隆庙，伪谥宣武，岁月三月八日赛会”。“兆邑土主庙即蒙氏世隆，伪谥景庄，岁以正月旬有三日赛会”。

剑川古城隍景帝最为当地白族人民所崇奉，解放前旧历三月古城隍会非常隆重，要唱戏多日，在昆明的旅省同乡都要齐集会馆参拜，为不可少的团拜活动，相传这个城隍就是阁罗凤。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赵衍荪同志（白族）提供了一篇其先人赵式铭的遗稿，该稿是剑川旅省同乡祭古城隍景帝祝文。文中写道：“惟帝生而利国，没而福民，风霜宾火，姓氏就湮。或云是普贤菩萨法器，或云是刚

峰先生后身；甚或侈谈红袍之阻道，或夸传白蟒之围营。此里巷之所道，非缙绅之所凭。意当南诏之世，豪杰代兴，北通藏卫，西接锦城，白衣没命，无征不平。故生则有驃信之隆号，崩则有景帝之尊称。巨庙祀于西邇，厉彝叶而如生。某等产于义督（即剑川——引者），旅于昆明，三月初吉，惟帝诞辰，在乡则合乐以作社，在客则集会以将诚。岂徼福于冥漠，用鉴古而劝今……”这说明不是迷信活动，而是“鉴古劝今”。白族人民这样虔诚崇拜在南诏史上建国有功的人物当绝非偶然的现象。

白族本主来源也是很复杂的。如段赤诚以舍身斩蟒被崇奉，杜朝选因斩蟒救人受敬供，慈善夫人是傣族主夫人，亦即柏洁夫人，以坚贞受祀，这些都是白族人民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此外，也还有象大庄本主是被歼漏网的残兵，死在大庄刺丛里而被奉为本主。明代打开大理后，把下关原来的居民逐出下关，他们落户在者么，原下关本主南诏国王异牟寻也随迁到者么，而把李宓封为上下村本主，封蓝玉为下关波罗甸的本主，傅友德为杉里木庄的本主，沐英为上波罗盘的本主。上下波罗盘过去都是明朝进来的军户，生时是他们的长官，死后是他们的本主。喜洲中央皇帝庙原来供奉的是大理国祖先段宗榜，元世祖打开大理，后来又做了元朝皇帝，就将段宗榜易位，把段宗榜塑成一尊小像，坐在元世祖忽必烈前面。可见统治阶级民族成分的改变，本主也就改变了。但对于南诏人物今天的白族却仍崇奉不变，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感情因素，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在洱海地区还处在部落林立的时候，居民多信巫鬼。“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出一牛一羊。”^①这种情况，在解放前白族聚居的山区仍有遗留。在洱源西山

地区，由于山高谷深，长期与外界阻隔，直到解放初，还保留了较多的原始社会的遗迹。“呆害义拍”就是其中之一。

“呆害义拍”〔tɛ兀 hɛ ɿ ɛiɿ Phi aɿ〕是白语，汉语可译为“捉生人魂魄”，是当地居民谈虎色变的一种迷信活动，据说一个村或几个村中只有个别人会这种勾当。如果一旦与会“捉魂魄”的人结下冤仇，魂魄就会被捉去整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非常痛苦。当地人认为巫师可以帮助解脱，因而非常崇信大巫。这显然也是一种相袭的历史痕迹。又，早在六诏时期，佛教就乘势兴起，对南诏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观音伏罗刹”的传说，多为前人分析论述，这里不作详谈。南诏、大理时期大乘密宗佛教盛行，史不绝书，毋庸赘述。南诏最高统治者对佛教持重视态度，也有籍可稽：“（阁罗凤）遣弟阁陂和尚……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此二役（指天宝战争）皆凤弟阁陂和尚及凤妃白氏幻妖术……韩佗僧用钵法，以故唐兵再败”。⑫剔除其荒诞成分，佛教直接影响南诏的外交事务和军事行动应无疑义。最足以提供佐证的是在今天剑川石钟寺第二窟“阁罗凤出行图”中雕刻的阁陂和尚。从他所占据的位置看，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隆不肯拜，使者遂绝。骈以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摄使住，酋隆与下迎谒且拜，乃定盟而还。”⑬唐天子的使者可以轻慢，和尚一到，却恭敬礼拜，佛教在南诏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除文字记载外，至今仍然耸立在苍洱之间的三塔寺、一塔寺，雄踞石宝山的剑川石窟，誉满中外的张胜温画卷都无一不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盛行的生动记录。近年来大理地区大量出土的观音像、降魔杵更是最好的说明。恩格斯

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⑭如果南诏王室是彝族，六诏都是彝族，怎么能设想南诏竟然能抛弃本民族的传统信仰而独尚佛教呢？而且，那样虔诚崇信佛教之事在今天彝族中却找不到任何遗迹！这不正好说明今天白族的文化是和南诏一脉相承，而彝族没有这种继承关系吗？在今天的大理，还有老妈妈初一、十五的拜佛会，她们念着一套似汉非汉，似白非白的所谓“佛经”，还有一套乐器和乐谱和声，显然它是佛教在大理民间演变的结果。

有的同志以“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殡葬，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⑮断言彝族是火葬，白族是棺葬，并以此为证据推断南诏王室的族别。殊不知，明以前的白族也是火葬。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写的很清楚：“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在今天的白语中，人死殡葬叫“受”〔Soɿ〕，现在洱源大果树后山上还有许多明代火葬墓，并有一块平地，称为〔Su〕' tsho ɿ p ε 兀〕〕，汉语译意是“烧尸坪”。大理白族改烧埋成为棺葬是在明代强制推行的。可见以是否用火葬来区别是彝族还是白族的论据是不充分的。

关于父子连名的问题，也是有的同志据以证明南诏王室是彝族的论据之一。其实白族也有父子连名。高氏、段氏都有父子连名的记载。⑯民族起先并无名字，只有氏族图腾，姓名的出现那是经济文化发展以后的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今天仍然还没有姓，碧江白族中就有这种情况。最近有的同志经过研究，同是父子连名，白族是冠姓连名（如高